

世

東漢文鑑卷之十六

靈帝朝

指斥宦官罪惡

陳蕃

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初桓帝欲立田貴人為后蕃
 以田氏卑竇族良家乃立竇后故委用蕃蕃與后父
 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
 太平而帝乳母趙嬈乃了反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
 節皇甫等與共諂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常
 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
 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云云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蹶蹶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竝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竝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

太后不納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

詳在武傳及

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竝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從官騎士蹋蹠蕃曰死老魅復能捐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

自任滅羌

段熲

本傳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直指高平與先零戰於逢義山虜眾大潰夏復追及靈

武東羌大敗時張奐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
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頗頰上言云云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求
寧之筭而中即將張奐說虜疆難破宜用招降節潤薛
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
先靈雜種累以及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
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
興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
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案奐為漢吏身
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致獷
敵昔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內前當亂邊馬援遷之

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
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
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
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
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
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
不失權便

明年夏頗進營凡亭山遣田晏夏育據山上羌悉衆
攻之死戰遂破之羌復聚射虎谷頗進擊羌復敗散
頗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

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
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
羊騾驢駝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
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論三五互法

蔡邕

本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此周乃制婚
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
有三互法選用難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
上疏云云不省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
不得交互
為官也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
選舉踰月不定而論者去避三五愚以為三五之禁禁

之簿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

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

本邦韓梁人為梁內史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

循三五繼以未制乎敞河東人為
冀州刺史

災異應詔論七事

蔡邕

本傳時須有雷霆疾風拔木地震隕雹蝗蟲
之害又鮮卑犯境熹平六年制書引各制群
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云云帝乃親迎氣北
郊反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
悉改為
丞尉焉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普殆刑誅繁多

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翼氏風角日風

以謹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

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

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迎氣五郊而車駕稀

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解除謂謝過也故

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勃德隱厥風發羣折

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

叛夫權不在上則霄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吏

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

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

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

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

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

祭祀追養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

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

吏卒小汗屢生忌故小汗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

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

皇帝策曰禮之致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

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德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

禮者尚未成秩其議修群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

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

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

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

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

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儀禮曰有死於宮

不祭豈謂皇君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

典庶答風霆災沴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

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接

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紆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

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聞收舉博選之

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

易傳政勅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

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群

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

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

職以勸忠右用事之便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狂分別白黑

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
 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效充多餘皆
 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網網弛縱
 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
 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奉謠言
 也者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
 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
 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政
 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
 怯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中和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

使東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二孝武之世郡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

興漢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

才之小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

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娛意當代博奕非以

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

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

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

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
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
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
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
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以惠

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
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
宜處之冗散如有寡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
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減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

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

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
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
人本非骨肉既無私幸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
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林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
所依至有奸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節
東郡玄注云祖謂將葬祭祖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

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
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輦被遺或經年陵次以

東漢文選 卷之十六
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
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立墓凶醜之人
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因災辨明邪正

蔡邕

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恐懼每訪群
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括結也喻閉口不言以邕經學
深與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
以阜囊封上

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
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

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

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

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青之發遠則門垣所

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

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女鳥反貴重天下生則貨藏伴於

天府死則立墓踰於園陵續以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

邪今者路道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

患大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長水校

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竝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

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

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
 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
 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臣以愚戇感激
 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其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
 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章奏帝覽而嘆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
 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於
 是下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
 事奏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鉗徒朔方

上十意序

蔡邕

出本傳注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
 後漢記會遭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
 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
 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

臣在布衣常以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已來唯記紀
 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
 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
 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
 備著作即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遂放邊野恐
 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謹先顛踣科條十志臣欲制
 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
 典群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拜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

察

律曆意第一

禮意第二

樂意第三

郊祀意第四

天文意第五

車服意第六

諫伐鮮卑議

蔡邕

出鮮卑傳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秋夏育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因議遣兵與育拜力討賊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蔡邕議云云帝不從遂遣育晏各將萬騎出塞檀石槐帥衆逆戰育等大敗檻車

下獄贖為庶人

邕議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顔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彊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綉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竝出既而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

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竝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
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昔段熲善戰有事西羌
猶十餘年今育晏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
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
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
手足之蚘音搔疥介新到中國之困曾背之瘰疽方今郡縣
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秦築長
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
患則可矣豈與蟲蝗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
殄盡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念聖人

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
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死越人蒙死以逆
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
為大浞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
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元帝納
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
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
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今關東大
困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夫卹民救急
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乎守邊之術李牧

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薦邊讓書

蔡邕

出讓傳邕深敬讓以為宜處高任薦於大將軍何進曰云云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竝為元龜華髮白首也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髻亂夙孤不盡家訓初涉諸經見本知義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礼不動非法不言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

東漢文鑑卷之十六終

東漢文鑑卷之十七

靈帝朝

乞重賞募張角

劉陶

本傳時鉅鹿張角偽稱大道妖惑小民陶與樂松連名上疏云云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角反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為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論盜賊西羌

劉陶

本傳時天下日寇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云云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變詐萬端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叛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今上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

計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賊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各各改悔今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陶對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遂開氣而死天下痛之

乞斬十常侍謝百姓

張鈞

出張讓傳侍讓趙忠夏憚郭勝孫璋畢嵐栗
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朱典十二人皆為中
常侍封侯責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
所在貪殘為人蠹害張鈞上書云云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
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
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
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
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寇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
獄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曰此真狂子也十常
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被

掠死獄中而讓等實與張角交通

乞先去宦官後盜賊

傳燮

本傳燮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
既行因上疏云云宦者趙忠忿惡及破角燮
功多當封忠訴諸之
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只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
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
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曩發蕭牆而禍
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
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
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故闕宦弄權忠臣

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曾參事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賜死杜郵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

乞勿棄涼州議

傅燮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頭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鄴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虜得居此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

乞免歛田畝錢

陸康

本傳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云內幸諸康援引亡國大不敬劉岱表陳解釋得免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故萬姓
 從化靈物應德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
 畝歛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
 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
 宣稅畝而緣災自生緣蠶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
 聚奪民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應詔論青蛇數事

謝弼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袂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
本傳時青蛇見前發大風枝木詔公卿以下
 陳得失弼上封事云云左右惡其言遂去官
 歸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忿
 疾弼以它罪收考掠案死獄中

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
 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
 災惑守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
 所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
 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
 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后者為之子今以
 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
 蒸之化俯思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

享大封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
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謂劉矩許訓胡廣也易曰負日乘致寇至必
有折足覆餗之凶鍊鼎也可因災異竝加罷黜徵故司空
王暢長樂少府李膺竝居政府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

論青蛇見御坐

楊賜

出本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云云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
至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
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
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

通故殷湯以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
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

豔妻之愛

謂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皆后黨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論濫爵微行

楊賜

本傳熹平五年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游幸外苑賜復上疏云云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
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
考績以觀厥成今所序用皆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
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又聞數微行出
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繁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

東漢文錄 卷之十七 六
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來及前人也

論虹蜺降嘉德殿

楊賜

出本傳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帝惡之使中常侍曹節問以祥異賜謂節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言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雲字游吾以微薄之學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云云甚忤節等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韓詩序曰於中

乎經曰蝮之比無德以色親易稽覽圖方今內多嬖倖

外任小臣上下竝怨誼譁盈路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

下怨侮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諫

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勝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

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驩堯共工更相薦說樂松

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各受封爵而令搢紳之

徒委伏臥故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

東漢文鑑卷之十七
不見逮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東漢文鑑卷之十七終

東漢文鑑卷之十八

漢帝朝

獻書規竇武

盧植

本傳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乃獻書以規之曰云云武並不能用

植聞竇有不恤緯之事

竇寡婦左傳曰娶不恤其緯憂宗周之隕

漆室女倚

楹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隣人問曰欲嫁之

死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

去聲

反義貴切磋書陳

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

誓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

四海有繫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尋春秋之義王后

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下筮今同宗相
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歎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已
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
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
朝之變楚公子比蔡王子也靈王卒比立爲君公子棄
奕篡其位比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
卒子猛立卿士尹氏立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愛子宗
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
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乞立三經博士

盧植

本傳熹平四年始立太學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經立于太學門外植乃上書云云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
特多回冗猶紂也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糝謬爲之解詁
而家無力繕寫願得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
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
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
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竝敦悅之今毛詩左
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
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日食陳八事

盧植

本傳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云云帝不省

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此謂君政
 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時言其相掩
 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己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掩
 比年地震孛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
 讒忌之甚者如火長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
 肖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

一曰用良

二曰原禁

三曰禦厲

四曰備寇

五曰修禮

六曰遵堯

七曰御下

八曰散利

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原禁者凡諸

黨錮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厲者宋后家篇委骸橫

尸不得改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

后以王甫等構死父及兄弟並誅帝後夢見桓帝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罪難赦也 ○備

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宜使給足以防未

然。脩禮者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

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

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

塞遷舉之事責成王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

宜弘大務蠲略細微

乞許武蕃改葬

張真

本傳時青蛇見御坐大風雷雨電霹靂反樹詔百僚言災應負上疏云云天子深納其言左

右惡之帝不得自焚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蚤
申配龍騰蟄順至為休逆來為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
電故大將軍竇武大傅陳蕃或心寧社稷或方直不回
前以讒勝竝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
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
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徙坐禁錮一切蠲除又
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論宦官采女等事

呂彊

出本傳靈帝刻封宦者以強為郡郡侯強因不敢當因上疏陳事云云帝知其忠而不能

用時強為中常侍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
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皇等竝為列侯節等品卑人賤讒
諂媚主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
誅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
刺稼穡荒疏人用不康罔不由此。臣又聞後宮綵女
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
災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又詔書於河間故國起
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蕃國然處九天之高豈

宜有顧戀之意又今外戚四姓中官公族造起館舍凡
 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壁音惡穀梁曰財盡則怨力盡
 則對尸子曰晉人君如村民如水村方則水方村圓則
 水圓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
 之甘土木衣民之帛者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
 無褐衣池有葉酒士有渴死既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
 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蔡邕對問
 於金商門毀刺貴臣譏呵豎宦群邪項領膏唇拭舌競
 欲咀嚼造作飛飛條飛書也致邕刑罪室家徙放故太尉
 段熲垂髮服戎謂童子也功成皓首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

為陽球証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宜徵邕更授任及
 頰家屬則眾怨弭矣

論貢獻道符錢

呂彊

本傳時帝多私藏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符行費導符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符引也強上疏諫云云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
 私而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
 引司農之藏中既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道符
 之錢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

欲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
 帝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趙忠等遂生
 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
 持兵召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
 對獄吏乎遂自殺時宦者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
 等五人稱為清忠

遺命令薄斂素棺

趙咨

本傳咨抱疾將終乃遺書勅子胤云云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
 以通人達士以存亡為悔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

為疾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遊散反素復
 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
 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
 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
 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
 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
 焉周室因之復重以牆翬之飾牆載棺車箱翬以竹表
 以旌銘之儀旌類也招復含斂之禮招魂復魄含以珠玉
 殯葬宅兆之期宅兆也棺槨周重之制天子之棺七重
 再士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

士其事煩而害實碎而難備終使晉侯請隧謂掘地為

葬禮也襄秦伯殉葬三良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

式石椁之奢桓魋自為石椁三年不成爰既暴秦違道

廢德國貨聚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

巧費於窀穸窀厚也夜夜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

禮之本車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古人動靜應禮

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

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適吳及彼

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

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禭棺歸即葬卒於京平也

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

子其勉之哉吾庶復有言矣

窮鳥賦

趙壹

壹恃才倨傲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

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趙盾見穀桑之

贖二東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太子病尸

贖續也砥石以取三陽記曩之二人不遭仁神則結絕之氣

竭矣糝脯出乎車軛車橫鍼石運乎手瓜今所賴者

非直車軛之糝脯手瓜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

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余畏禁不敢

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余畏禁不敢

班班顯言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云云

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殼左飛丸繳失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音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來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

疾邪賦

趙壹

伊五帝之不同體三王又不同樂數極自然故相反駁于茲迄今情偽萬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捉懼逐物日富

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女掩其視聽兮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奚異涉海之失拖積薪而待燃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又藉雖滿腹不如一囊錢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萬言也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在困在群愚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干說皇甫嵩

閻忠

出嵩傳嵩既破黃巾賊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閻忠干說嵩云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

嵩曰何謂也

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未冬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求安乎

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梅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搗毫通足以振風雲叱

咤可以興雷電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于孟津誅闖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乎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且今豎官群居同惡如市上令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

東漢文鑑 卷之十八 九
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

嵩懼由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且人未忘主天
不祐逆雖云多讒不過放廢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
知計不用因亡去

贈第五永箴

高彪

本傳時永為督軍御史使督益州百官大會
祖饒於長樂觀蔡邕等皆賦詩彪獨作箴邕
等甚美其文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處古之君子即
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武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
人作歌如鷹如鷗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

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陳平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登

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武是尊廣武君李左車也

周公大聖石碣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碣殺其身

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志富遺貴福

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求遵佩藏

斯戒以厲終身

三

德